

情人无泪

爱并不存在于此刻，
而是在回忆和期待里。
单程路通常也是回程路。
这种爱情不需要回报，
它自己回答自己，自己满足自己。

张
小
娴
小说精选集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长
小
说
小说精选集



情人无泪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人无泪/张小娴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5302-0935-6

I.情… II.张…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268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2014

本书经青河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
行。

情人无泪

QINGREN WU LEI

张小娴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 w w . b p h . c o m . c 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90 × 1280 32开本 13.375印张 302千字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0935-6/I · 902

定价:25.0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张小娴小说精选集》总序

二〇〇七年三月，我的博客《小娴部落》(www.amymagazine.com/amyblog/siuhan) 正式启动，是我目前唯一的一个博客，开在我在香港办的Amy杂志的网站上。网络的无远弗届，这一回，我是深切体会到了。过去的一年，除了香港之外，内地和海外的读者都纷纷涌进我的博客来。

最让我震撼和感动的，是内地的读者。他们有近至深圳、广州和上海，也有远至北京、四川和云南，还有在国外留学和定居的。他们不但每天在我的博客留言，为了支持我，更在Amy网站上开博，甚至把他们在别的网站的博客关掉，搬过来Amy。他们也自发组成了书迷会，去年十二月相约来香港跟我见面。

这些年来，我跟内地读者接触的机会不多。我生于香港，人们都说香港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很疏离和冷漠的城市。是的，这里的人不容易说“我爱你”，不会对陌生人很热情，脚步也总是很匆忙。但是，我在博客里接触到的内地读者都是活泼热情，可爱体贴，聪明机智也感性的。他们会每天跟我说“我爱你”，“我好爱你”这些话，又给我“亲亲和抱抱”。他们总是愿意为我停下脚步，关心我前一晚睡得好不好，关心我的身体，为我抱不平，帮我去骂那些冒我名字抄袭我文章的假博客和买卖盗版书的人。他们毫无条件地支持我。是这样的爱融化了我，使得我在过去的一年可以毫不羞涩地在我的博客里说了我这辈子最多的“我爱你”。

他们对我小小的抱怨，就是我的书在内地出版的速度太慢了，还有就是我为什么不常常到内地去。只要我来，他们都愿意

陪我四处玩。我粗略做过一下统计，假如我接受每一个邀请，我应该可以在全中国游玩一年，大部分的城市都会有读者陪伴我。

出书的速度我无话可说。我不是机器，没法每个月或者每星期写一本新书，我也不会为了市场需要而写书。我只写我想写的故事。我有很多故事想写，也还有两本书的续集没写出来，一直被出版社和读者追问我什么时候会有，那就是《吸血盟》和《月夜宝石》续集。被追书的感觉一点也不好，欠书债就跟欠情债一样地内疚。我真心希望这一年能够完成续集，不用再被大家追债。

这一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一套六本的《张小娴小说精选集》，收录了我十六本小说，它们是：《面包树上的女人》（收录《面包树上的女人》《面包树出走了》）、《三个A Cup的女人》（收录《三个A Cup的女人》《再见野鼬鼠》）、《荷包里的单人床》（收录《荷包里的单人床》《三月里的幸福饼》《雪地里的蜗牛奄列》）、《蝴蝶过期居留》（收录《那年的梦想》《蝴蝶过期居留》《魔法蛋糕店》）、《我们都是丑小鸭》（收录《我们都是丑小鸭》《刻骨的爱人》《流波上的舞》）、《情人无泪》（收录《卖海豚的女孩》《离别曲》《情人无泪》）。

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比较喜欢的作品，应该可以一慰大家的“相思之苦”。未来的一年，我会有更多时间回到内地工作，找写书的题材和灵感。我希望可以游走中国每一个城市，也让这些城市的风光和故事在我心里游走。

张小娴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出发到杭州前夕，写于香港家中

287

情人无泪

165

离别曲

1

卖海豚的女孩





卖海豚的女孩

A decorative flourish consisting of a thin, grey, curved line that starts from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and curves upwards and to the right, ending in a small loop. The word '目录' is centered within this flourish.

目 录

第一章 亡命的邂逅	5
第二章 爱情的伤痛	40
第三章 深情的呕吐	70
第四章 海豚的搁浅	104
第五章 随风而逝的味道	139

第一章 | 亡命的邂逅

“各位先生女士，这是一场亡命表演！”

翁信良第一天到海洋公园报到，刚刚进入公园范围，便听到透过扩音器播报。他在日本那边的海洋公园当过三年兽医，知道所谓亡命表演是跳水艺员高空跳水。他们通常是黑人和白种人，薪酬相当高。三年前，翁信良到日本海洋公园报到的第一天，便有一名年轻的跳水员从高空跃下时失手，头部首先着地，发出一声巨响，在池边爆裂，旁观者在历时二十秒的死寂之后，才陆续发出尖叫。那是一名名叫鲸冈的日本青年。他的家人事后得到一笔丰厚的保险赔偿。

翁信良本来不打算看以下这一场亡命表演，日本青年跳水员的死状仍然历历在目。今天是星期天，围观的男女老幼把一个仅仅十米深的跳水池包围着，等待别人为他们亡命。

在梯级上攀爬的是一名黑发的黄种女子，她穿着一件粉绿底色铺满橙色向日葵图案的泳衣，背部线条优美，一双腿修长结实，乌黑的长发束成一条马尾。她一直攀爬到九十米高空，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人。女郎面向观众，轻轻挥手，她挥手的动作很好看，好像是一次为了追寻梦想的离别。

翁信良看得胆战心惊。

跳水队员在池中等待女郎跳下来，观众引颈以待。女郎轻轻地踏出一步，三百六十度转体，她从九十米高空上以高空掷物的

速度迅速插入水中，池水只是轻轻泛起涟漪。

女郎冒出水面的一刻，获得热烈的掌声，她的名字叫于缙。

于缙在翁信良身边走过，意外地发现这个陌生的男人长得很好看。她回头向他微笑。

翁信良看着她的背影，她从九十米高台跃下的情景突然变成了一连串慢动作，在翁信良的脑海中回放一次。

翁信良到兽医办公室报到。公园缺乏兽医，所以星期天也请他上班。主任兽医大宗美是日本人，很喜欢翁信良会说日语。

翁信良第一个任务是到海洋剧场检查一条海豚。

海洋剧场正有表演进行，四条海豚跟着音乐的节拍在水中跳韵律泳，穿荧光粉红色潜水衣的短鬃发女孩随着音乐在岸上跳起舞来。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线，两边嘴角移向脸颊中央，活像是第五条海豚。女孩倒插式跳到水中，跟其中一条海豚接吻。她接吻的姿态很好看，双手抱着海豚，闭上眼睛，享受这亲密的接触，就像跟海豚恋爱。

翁信良着手替患病的海豚检查。

“它叫翠丝。”

跟海豚接吻的女孩回来了，她轻轻地抚摸着翠丝的身体。

“它跟力克是恋人。”女孩说。

“力克？”翁信良检查翠丝的眼睛。

“刚才跟我接吻的，便是力克。”女孩协助翁信良检查翠丝的口腔。

“它患了感冒，我开一点药给它，顺便拿一些尿液。”

“你是新来的禽兽医生？”

“禽兽？是的，我专医禽兽。”

“你从前在哪里工作？”

“日本的海洋公园。”

“嗯。怪不得你有点像日本人。”

“是吗？”

“好像日本的男明星。”

翁信良失笑。

翁信良吹出一串音符，池里的四条海豚同时把头插进水里，向翁信良摇尾。

女孩吃了一惊：“它们为什么会服从你？不可能的，它们只服从训练员。”

翁信良继续吹着音符：“它们知道我是新来的兽医，特地欢迎我。”

女孩不服气：“不可能的。”

翁信良笑说：“海豚是很聪明的动物，科学家相信，不久的将来，能够和人类说话的，除了猩猩，便是海豚。”

翁信良吹完一串音符，四条海豚又安静下来，女孩满腹疑团。

“到底——”女孩正想追问。

“表演开始了。”翁信良提醒女孩。

女孩回到表演台，翁信良提着药箱离开剧场，她还是不明白海豚为什么会服从他。

下班的时候，翁信良看到女孩坐在公园外的石阶上。

“你还没有告诉我，我的海豚为什么会服从你。”女孩说。

“你的好奇心真大。”

这时于缙也下班了。

“这是我们新来的禽兽医生。”女孩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

么名字。”

“翁信良。你呢？”

“我叫沈鱼，这是缇缇，她是高空跳水的。”

“我刚才看过。”

“我们打算吃饭，你来不来？”沈鱼问翁信良。

“好，去哪里？”

“去赤柱好不好？”沈鱼说。

他们刚好赶上在夕阳下山前来到赤柱。

“亡命跳水员中，我还没有见过中国女子。”翁信良说。

“缇缇的爷爷和父母都是杂技员，她胆子大。她不是公园的雇员，她是跳水队的雇员，她每年只有一半时间留在香港表演。”沈鱼说。

“我习惯了四海为家。”缇缇说。

沈鱼连续打了三个喷嚏。

“你没什么吧？”翁信良问她。

“我有鼻敏感，常常浸在池水里，没办法。”沈鱼说。

“你为什么会当起海豚训练员呢？”

“我喜欢海豚，又喜欢游泳，顺理成章吧。你为什么会做兽医？”

“很长篇大论的。”

“说来听听。”

“我小时候养了一条狗，我爸爸死了，后来，妈妈也死了，我的狗还没有死，一直陪了我十四年。然后，有一天，它患病了，终于离开我，我哭得很厉害。本来打算当牙医的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想当兽医。”

“原来是这样。你还没有告诉我，海豚为什么会服从你，你吹的是什么歌？”

“你说这一段？”翁信良吹出一串音符。

沈鱼点头。

“是我在日本学的，这是跟海豚的音波相同的，任何一种海豚也能明白。别忘了我是兽医。”

“是吗？”沈鱼学吹这一串音符。

第二天早上，沈鱼对着海豚吹着相同的一段旋律，可是海豚并没有乖乖地向她摇尾。

“不是这样，还差一点点。”翁信良提着药箱出现。

“翠丝怎么样？”翁信良问沈鱼。

“你看。”

翠丝跟力克在水里翻腾，它看来已经痊愈了。

“海豚有没有爱情？”沈鱼问翁信良。

“没有人知道。”

“我认为有。你听听，它们的叫声跟平常不一样，很温柔。它们的动作都是一致的。力克对翠丝特别好。本来是米高先爱上翠丝的。”

“米高是另一只雄性海豚？”

沈鱼点头，指指水池里一条孤独的樽鼻海豚：“但力克打败了米高，在动物世界里的爱情，是强者取胜的。”

“人类也是。”翁信良感慨地说。

“不。太刚强的人会失败，弱者不需努力便赢得一切。”

“动物对爱情并不忠心，海豚也不例外。”

“忠心也许是不必要的。”沈鱼说，“男人有随便择偶的倾向，

他们对性伴侣并不苛求，卖淫是全球各地男性都需求甚殷的一种服务。”

“我没有试过。”翁信良说。

沈鱼扑哧一声笑了：“为什么不试试看？”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不介意你男朋友召妓的吗？”

“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会试一次。”

“我曾经陪朋友去召妓，他有心脏病，怕会晕倒，要求我在附近等他。”

“结果他有没有心脏病发？”

“没有。那一次，我在街上等了两小时。”

“你女朋友没有骂你？”

“我那时没有女朋友。”

“现在呢？”

“现在也没有。”

沈鱼看到翁信良的药箱里有一张订购歌剧的表格。

“你想订购这出歌剧的门票？”

“是的，从前在英国错过了。”

沈鱼把表格抢过来：“我有办法拿到前排的座位，三张票怎么样？你请我和缇缇看。”

“不成问题。”

沈鱼下班后赶快去票房轮候门票，她哪有什么门路，只是没想到排队的人竟然那么多。

翁信良刚刚准备下班的时候，缇缇来找他：“我的松狮病得很厉害，你能不能去看看它？”

“当然可以。”

翁信良跟缇缇一起坐出租车去。

“对不起，麻烦你。相熟的兽医早就关门了。”

“不要紧，你在香港有房子吗？”

“是我舅父的。我来香港就会住在这里。”

翁信良来到缇缇的家，松狮无精打采地伏在地毯上。

“它整天吐泻。”

“它患了肠胃炎，如果再延误，就性命不保了。”

翁信良替它注射：“它叫什么名字？”

“咕咕。”

缇缇送翁信良到楼下，经过一个公园，缇缇攀上钢架，向翁信良挥手：“你也来。”

“不。我恐高。”翁信良尴尬地说。

“真的？”缇缇不相信翁信良是个恐高的大男人。

“那么我要下来了。”缇缇站在钢架上，张开双手，踏出一步，以跳水般的优美姿态跳到地上，轻轻着地，轻轻鞠躬。

“你只有一个亲人在香港吗？”

“嗯。我父母都住在法国。他们从前是国家杂技团的。”

“回去了。”缇缇说，“今天晚上很冷。”

“是的，入冬以来天气一直暖和，今天早上还很热，现在忽然刮起大风。”

缇缇向翁信良挥手道别：“谢谢你。”

“今天晚上抱着咕咕睡吧，它需要一点温暖。”翁信良说。

在文化中心的票房外，寒风刺骨，沈鱼要不停地做原地跑来为身体增加热量，尚有几个人便轮到她买票。她想着翁信良的脸，心里突然有一股暖流。